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此篇引求富貴人於道德之中欲其以聖人為師而見本來面目甯自埋於民而陸沈毋離性滅情而亡神甯為由中出者虛而不著毋為自外入者執而無主天地間一陰陽而已非相照相蓋相治即相代相生相殺非謂莫之為而為即謂為若或使之二者一偏于虛一偏于實不知非虛非實非默非語乃為道之極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周初時人遊於楚夷節楚臣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楚賢人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

閱休隱士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音耶曰冬則搗觸提二音刺也鼈于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

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不屑為之意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無恬

退之德有干進之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不以名節自許神交惟勢利之人固顛冥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上八

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皆迷于富貴若與之相與無益而有損夫凍者

假衣於春暘音渴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苦凍而無衣則假于陽春以為衣而自暖傷暑而成暘則

披於冷風而自寒人之相與必以行餘濟其不足則陽好進故以恬退規之也夫楚王之為人也形

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楚王自處

嚴處人刻非有辯才正德不能動之當時以佞為賢加以正德則為有用之才惟正人能撓君之佞惟佞人能撓君之正

撓屈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

而化卑惟聖人進退隱見無所不宜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則化尊為卑矣其於物也與之為娛

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於物樂與

之羣而無猜忌之心於人樂其通而無自失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人不飲而自醉與人並立而使人

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彼其歸而居乎家父子以正恩義以篤間

其所施親而仁民仁民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言休則而愛物即不混于所施意如彼其人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待此人而與之以見楚王則量相越之遠也彼必上化乎君下助于友豈予之所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能及哉

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綱繆乃纏綿補苴也賢知之

國之空疏以救國家之危殆聖人達此理則知精氣神稍有

不滿皆吾體之有未盡也必煉精還氣煉氣還神而一體始

周盡矣聖人亦不知其然而然也乃先天之性本如是耳惟

了性者能了命而歸根復命凡所動作而以天為師觀天之

道執天之行也末周盡時吾身一行持一與天體而同虛所謂煉神還虛也

至于虛空莫測人則從而命之曰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

其有止也若之何承上言聖人師天庸人師心常以百年而懷行而生時又止矣我若之何哉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

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妍生于媸若不與之鑑不為之告則不自知其為妍矣知

若不知聞若不聞而其美者終不因之為加損也以喻聖人不自知其能愛聖人之愛人也人與

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不自知其愛觀鑑可以喻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邨陵草木之緝音昏入之者十九猶之

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音玄眾聞者也久旅而歸舊都凡入

吾目者十忘其九猶為之暢然况入道之人見所自見聞所

自聞皆吾心固有之物能不暢然喜乎本來面目即舊都也

喻以明覺性得復之喜興感恰也又喻見性者猶以十仞再高臺懸眾樂而問作之則聲容四達耳目一新其暢何如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冉相氏古之得道聖人也環中不是虛說環中即立牝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

三十六有人知此竅打破黃婆屋也故得此竅則道可以隨成年與天齊安有終始乎無幾無時猶言不多時也且精化

為氣氣化為神與物俱化矣猶有一不化者夫師天而不得幻身也闔嘗舍此幻身則可以登雲天矣

師天與物皆殉師天者無心而順應殉物者有情而私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其以為事也

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天無為也

人有為也非惟無有為無無亦無何天何人何始何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

不逾其合之也若之何凡與人同者多不耐久涉世應接不暇者必多失足今雖與世並行而不疲弊

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而不陷溺其合于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湯得其司御猶司門尹

登恆恒作衛言湯為司御尹登陽衛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為之司

其名伊尹為傅而不局于規矩隨寓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為湯司其名夫名者實之賓有實乃有名也之名羸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 卷十一 上〇一

盈音法得其兩見音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之正也名餘也法當

先正而後餘今尹為湯司此名特操其法之餘不過欲湯得其名因以求其實使兩者並見耳後仲尼之徒盡其思慮為

時君之師傅亦無矣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容成即黃出于名實而已矣

歷者三百六十有零積日成歲若除一日則魏瑩音英惠與不成歲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

田侯牟齊威王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魏官名公孫衍

為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

二十萬為君攻之以萬乘之君而行刺是盜賊之事故衍恥而願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

馬使其君內執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畏忌然後扶音

擊也其背折其脊抗抗折背之意季子魏臣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

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魏誠非齊敵而衍顧為誇大之華言此季子耻之而以築城為喻

子魏臣聞而醜之醜其未聞道也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

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

君求其道而已矣罪莫大于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

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于有見又亂人也惠子惟求其道則不滯于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而見戴晉人梁賢人惠子戴晉人曰設有所謂蝸牛也者君

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蝸牛

小矣而左右兩角之觸蠻則又小之君曰噫其虛言與音曰

小者知所爭之至小則進于不爭矣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太虛之間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矣牛集十一上上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跡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內也若存若

亡乎今以四海為大以太虛視之若有若無至微眇矣故曰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

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以中國而視魏魏小矣梁其所都于魏之中而視所都之地則梁又

小矣於所都之中而觀王之一身則又愈小矣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天下固

固一觸蠻也奚以異哉故曰無辨客出而君愔音然然若有亡也茫然自失者始知所爭之

不足爭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

夫吹管也猶有嗚音也吹劍首者映音血而已矣管猶有竅比之蕭笛雖無音節

吹之猶有嗚然之聲若劍首之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

歲吹之映然過矣全無聲也戴人之前譬猶一映也堯舜聖人也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聖

聲况蠻觸乎大晉人止以小梁國也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賣漿之家其鄰有夫

妻臣妾登極也乘居者子路曰是稷稷音宗髮亂不何為者邪仲

尼曰是聖人僕也隱為僕隸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理于民則不為

畔非不居中正之德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

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聲消志無窮退藏于密而

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逃世而去也以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邱之著於已也知邱之

適楚也以邱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亦知吾之知彼也彼且

以邱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

身乎彼將以我為多言而佞矣有德之人其而何以為存言其

遠佞也惟潛藏之不出而肯我見乎而何以為存言其

而不留矣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絕人逃世也長梧封人問子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 堯牛集十一

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鹵剛鹵之地人多倦治民焉勿滅裂田

無水而有裂文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

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子來年變齊盡易耕之法深其耕而熟

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殫音孫封人治田喻政莊子聞之

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

遁其自然之天而離其無生之性滅其情亡其神滅其順應之情而以眾為

甚眾也如此之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兼音葭始

萌以扶助吾形尋也擢吾性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

鉅瀆漏發不擇所出精氣散逸上潰漂疽疥癰所謂內熱溲膏

所謂是也俱病理之常也此便是鹵莽之報

呂吉甫曰為道且損以至無為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
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眾為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內之
欲惡為萑葦外之兼葭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
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以下皆欲惡為孽奪其真之所為

也 栢矩有也 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

是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

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 矩遊至齊見罪人而哀矜之故幕之泣之也 曰子

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莫疑詞言子之

罹此辜者莫是為盜乎莫是殺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

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

時欲無至此得乎 太古之治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今尚名則榮辱立尚利則爭端起人之所病莫如辱莫

如貧所爭莫如榮莫如貨自聖人立之軌物以辨貴賤而天下因有貧富病者爭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而無休時欲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百 牛集十一 上七

不盜不殺 庸可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

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古之人君得與正本不在民也

而以為在民失與枉本不在己也而以為在己一物之失其則則曰匹夫不獲時予之辜其責已也如此 今則不

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

塗而誅不至 四者皆末世 苛刻之政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之

人 士民安取不偽 下之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

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夫偽也欺也盜也皆不足之故也民之所以不足誰之責也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

也 凡人在事始 覺非在事卒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伯玉行年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猶未化也至六十而 萬物有平生而莫

化安知六十之化非五十九年之非耶

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

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萬物生出非無根無門但虛寂而有所不覺耳所知

即有名有狀者物也所不知即無名無狀者物物者也根也門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已乎

誰能逃此而獨為知乎陰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蓋如此此則所謂然與然

乎始乎自疑終乎自決仲尼問於太史大弢音韜伯常騫音韞豨韋

二人曰夫衛靈公飲酒湛音湛樂音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

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何以諡為靈大弢曰是因是

也因國人之同是而諡之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

御猶今之召對也而進所所居搏幣而扶翼以鮪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

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百 牛集十一 上XX

以為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

邨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

靈公奪而埋之子孫不可憑藉遂為靈公所奪見未生之前此名已定夫靈公之為靈也

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呂吉甫曰大嶺伯常騫則以人論之豨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諡

固非人之所能為也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邨里之言太公調曰邨

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人物雖異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合姓

邨里異為同也散同以為異散邨里為姓名同為異也非如一今指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譬

馬散為百體指其一處不可言馬總其百體合而為一方是故邨山

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并而為公邨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

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邨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

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外入者聽言者也中出者立言者也聽人之言

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立言四時殊氣天不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

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四時運行而天無私厚故成歲五官効職而君無私

人故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凡人所

無之物或天賜之或君賜之皆外增其所未備惟文武俱全之大人不待賜而德備于己故文武惟其所用析萬物而觀之殊性則殊理似有私厚于其間而道則萬物統體一太極渾然而無名未常私厚一物也

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溘溘至有所拂者而

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凡物有名者必有所作為多私伎倆窮而不能

為矣惟道無名故無為所以不能窮其為而無不為矣此何故以時有終始而道無終始世有變化而道無變化禍福溘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一

牛集十一

溘似無分別天下禍福有不當至者是為有所拂然而禍福亦有合應者則為有所宜猶人之面相雖殊有禍當禍福當福而為正者亦有不當禍而禍不當福而福為差者君子甯德備而未必獲福適值其拂不為無德而微福冀天之差

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百材雖異而同度于大澤之中木石雖異

而不同萃乎大山之上則同中此之謂邨里之言少知曰然則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于同

謂之道足乎言于邨里則天下可知少知便太公調曰不然今

計物之數不止于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物不止于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萬稱約而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

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形氣奚止天地陰陽舉其大者

耳道本無名強名之公又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

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道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若以斯而辨道

不猶狗馬之大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少知聞不得與道比故疑于無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

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象著明照也陰陽互藏其宅蓋也陽舒

陰慘治也四時之氣欲惡去就於是橋高起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萬物乘氣機以化生有生則有情矣欲惡安危相易禍

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情欲

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緩急聚散隨序之相理先後相隨

因之名實精微件件可紀而志也窮則反終

則始此物之所有窮反為通終則必始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

物而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總來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牛集十一

其所起此議之所止然以言言道以知知道非實觀道者也惟

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直到少知曰季真名人之莫為接子

名人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莫為謂莫之

宰之也或使謂若或使之然者有以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

人之所知造化之妙非若雞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

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既不能以言論究其自化斯而析之精

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

過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無倫而大不禦豈二人之說所能盡

乎或之使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為物

所圍而終有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

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言或使明明說有箇主使

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故謂其有則名實俱有而固于物之居後天也謂其無則名實俱無而在乎物之虛先

天也大抵曰有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以此求道而木生道愈遠矣此段大是禪宗釋氏之經典意語多本乎此

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

之所假造化鼓出機則生乎不得不生吾不可忌之而不生鼓入機則死乎不得不死吾不可阻之而不死死生相去不遠死生可觀而所以生死之理不可觀冥冥之中疑其若或使之又疑其莫之為總之皆假也

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吾觀道之本往無窮則迎不見首吾求道之末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謂道為有則着于色相謂道為無落于邊見道不可名強而名之其所名者皆假而已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曲偏也二

終日言而盡物

同一言也若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以盡道言數窮也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物而已多

觀之道本無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言之不可默之不可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

復圭子曰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以今人競進古人恬退

也而則陽之為人則古而今也始因夷節求見楚王而不果

既又因王果而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闕休彼其為人也以

山水之間而自娛吾之所有志而不逮者也而夷節則不然

富貴中人也非道德中人也其知識神情與之相助以求富

貴則有餘與之相助以樂道德則不足譬之凍者必假衣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一篇 牛集十一 18X

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暘者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而
暘消也慕進者必假資于權門權門雖焰不若恬退者之自
貴也以楚王之勢威而且猛非佞人而有正德者安能撓其
不正以歸于正乎故聖人者出窮而能化家人達而能化王
公與人常樂道而塞兌不言人亦飲其和而自醉况與之並
立而父子不各正與之同居而設施不咸宜者乎若楚王之
勢不啻冬之寒暘之熱故曰待公闕休與之同見楚王上有
助乎君下有益于友蓋規之也人知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不
知聖人止於能自盡其性靜處見其復命動處見其煉神謂
聖人與天爲徒也可謂聖人爲倫類中之真人也亦可何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一夏

牛集十一
八十二

人不滿百年而懷千歲之憂大夢未完而鐘鳴漏盡付之於
無可奈何者多也人有美色爲人所喜猶聖人之愛人爲人
所譽鑑與告並能彰人之美而彼若不知不聞美卒不因之
有損則好好色者人之性也若聖人則無愛而無乎不愛有
其實者必有其名雖至仁無譽聖人不自知其愛而人莫不
安者好德亦人之性也夫旅棲者返故國見故物而喜况內
照者得見本來面目其可喜又當何如故古之冉相氏得環
中之竅則道隨之而成其年雖永能化精氣而不能化幻身
何不舍此幻身而作飛天仙乎師天而不徇物惟聖人爲能
忘天忘人忘始忘物正行而不倚旁行而不流不聞湯爲司

御尹執權衡以爲萬民傅乎彼其革夏命也不囿于規矩也
不過成湯之功以著千秋之名耳孰知名乃剩物也君得臣
見爲知人臣得君見爲擇主而仲尼之徒猶罄其思慮以爲
萬世之師傅也亦聖人愛人之心不欲萬古如長夜仲尼日
也千古若少一仲尼必不成世界三百餘日而除一日亦不
成歲功內有賢師傅立於下而後外有明良興于上若無仲
尼之徒以師于內安得外有碩輔以佐聖主乎公孫衍因齊
侯背約而欲興師以雪恥此季子又恥衍之恥也猶壞已成
之城而徒爲胥靡苦耳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醜其不聞道
乃曰君子之事其君甚不可以有心爲也善言伐齊者似太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一頁

牛集十一
X六二二

多事亂人也善言勿伐者又似不事事亂人也謂伐之與不
伐亂人者又似無歸着亦亂人也然則若之何君亦求之道
而已矣道何物也所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也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曰環天下之大猶一蝸也環天下之各國其
國猶國於蝸之左右角者曰觸氏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
尸數萬逐北旬日且爲虛言乎爲實事乎君知以意在四方
上下爲無窮則知遊心于無窮而反于四通八達之國甚眇
小也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則魏小于魏中有梁則梁亦
小于梁中有王則王亦小信斯言也則王與蝸角之蠻氏有
辨乎無辨乎君始自失乃悟其所爭之不足爭也客出惠子

曰夫吹管也猶有聲吹劍首者峒然而已矣無聲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于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峒也安得有聲譽乎孔子之楚見有夫妻爲人臣妾而登極者子路曰是人髮亂而糝糝何爲者耶仲尼曰是有聖人之德而隱于僕隸也自理而自藏聲銷而志大雖言而不言入世而玩世是陸沈者耶抑爲市南宜僚耶子路往請召之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不卜而先知知邛之揚已且惡聞其言而况肯曰擊之乎子路往視之其室已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慎終如始政之經也撫字心勞民之主也耕耘而鹵莽滅裂者且有鹵莽滅裂之報况爲政治民乎莊子聞其言而得治形理心之道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一草

牛集十一
八上上二

彼眾人之遁天離性滅情亡神者皆鹵莽其性也內之欲惡爲萑葦蒹葭似以扶吾形不知欲惡熾而天理滅矣上潰下漏將安所底止乎栢矩學老聃之道請之天下遊之齊見一辜人解衣衣之號而哭之曰天下有大菑子何爲而先離莫是爲盜耶莫是殺人耶天下有大榮而爲人所趨斯有大辱而爲人所病貨有大聚而爲人所積斯有大散而爲人所爭今之爲政者以所病招所爭欲其不盜不殺人此必不得之數也古之君人者有善則歸之于民有不善則歸之于已凡有所失必退而自責而可望于今之人哉匿爲物而愚不識猶小試之也大爲難而罪不敢則責人以不堪矣重爲任而

罰不勝猶薄處之也遠其塗而誅不至則死者不可復生矣
羣知屈羣愚羣力又屈羣知民之知力竭惟有欺僞而已矣
欺僞不已竊盜生焉爲民上者胡不自責自非如蘧伯玉之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安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耶
凡物有生者有生生者根也有出者有出出者門也有知者
生與出也有知其知之所不知者根與門也天下有大知斯
有大疑吾欲已乎已乎而不爲大疑逃不知而爲獨知豈知
不知之知乃深於知者也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何以諡之
爲靈太史弔曰此亦因眾人之所是而是之者也伯常騫曰
夫靈公雖縱于色欲而肅于見賢不以人欲蔽天理也此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頁
六十三
午集十一

所以爲靈也稀韋曰夫靈公死而卜葬掘得石槨有銘焉曰
死者之子孫不得憑藉有靈公奪而埋之則靈公之爲靈也
久矣天也非人也二子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
謂邨里之言太公調曰方殊氣則殊風殊風則殊俗此五方
之風俗也然而有一方之邨里合十姓百名而成一方之風
俗人心雖異而民俗則同不殊風也習染雖同而趨向各別
其流分也亦猶指馬之一體不可以爲馬必合百體而後成
其馬邨山積卑可使之高江河積水可使之大大人聚天下
邨里之言可合私以成其公不知大人至公亦至虛也有時
而聽言自外入未嘗以有主之心而自執有時而立言自中

出未嘗以持正而外距天無私氣故歲成君無私人故國治
大人不私才故德備道無私物故無名無名故無爲惟無爲
而後能無不爲卽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總不出禍福二端
卽塞翁失馬禍兮福所倚故以拂而得宜者有之若自殉殊
面之見以爲正矣而反獲差者亦有之又福兮禍所倚也譬
之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
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辨
哉夫同異不足以盡道亦猶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
大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
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又安可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二頁

牛集上
八十三

無名者比哉少知因疑于無物故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
太公調從起處說起太極分兩儀便有日月相照也陽升陰
降陰降陽升相蓋也陽消而陰長陰消而陽長相治也四時
遞更相代也盈虛消長互爲生剋相生相殺也萬物有生則
有情而欲惡之最初起者莫如雌雄之分合然而皆良知也
故曰庸有卽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齊不知者以爲名實
之可紀精神之可志而知之者以爲物態之次第氣運之驅
使也惡知窮則必通終則必始物之常理乎况言與知到至
處止能盡物而見道者直究夫物之未始有始也者而辨論
息矣故謂道爲莫爲又謂道爲或使兩者皆偏孰知道無言

言之非也道無意意之非也無小無大杳杳冥冥其中有神可謂爲或使可謂爲莫爲乎將以涉有名實爲是墮于物也將以涉無名實爲是又墮于虛也大抵不可言不可意者道之精也一着于有無則可以言言可以意意者道之粗也有無莫大于生死未生不得不生已死不得不死死生一氣也死生可觀而理不可觀世有以或使莫爲起見者皆疑情也假設也吾欲觀道之本先天地之始而無始本可觀乎吾欲觀道之末後天地之終而無終末可觀乎有窮有止者物也無窮無止者理也物有終始而言斯亦有本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本無名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一章

牛集十一
川七川

得已而假名之耳彼或使莫爲二者之論皆非大方也同一言也若言足以達意則一言亦盡道况終日言乎言不足以達意多言數窮祇盡物耳終日言奚益乎故欲窮道物之極言之不是默亦不是吾言而未嘗言非言也默而未嘗默非默也非言非默乃爲議道之極而無以加矣太公調其知道乎